

偷税漏税面面观

□文 / 陆龙根 王宏远 何理奇 齐宇强 (调查报告)

据有关资料表明,仅1992年,全国偷税漏税总额高达1000亿元,相当于国家财政三分之一的支出!够触目惊心了!难怪有识之士发出感慨:“偷税九十九,漏税家家有。”在全国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上,许多代表异口同声:尽快完善税法,将税收纳入法制轨道!

善良的人们会问:这些蛀虫们,以何样的本领和伎俩,能蚕食侵占共和国如此多的财富?我们带着同样的问题,在税务、检察、工商等部门进行了深入调查。不调查不知道,一调查吓一跳,这偷漏税的勾当,不仅个体干,集体干,国营企业也干,且玩得更大,更玄。

偷税术之一:大头小尾。这是最常见也是使用最多的一种手段。说得再明确,就是发票存根金额和报销凭证上的金额不符,前者小而后者大。这一般发生在凭发票存根纳税的经营者和现金交易的经营者身上。西安市在1990年破获的西一路某商店偷税109万元一案,便可窥其一斑。此商店开给某电炉厂工会的发票底联金额为9.72元,而报销联却赫然出现了20000元;开给某装璜公司的发票底联金额为7元,报销发票上却是15285元……

偷税术之二:张冠李戴。此法是购买了不能报销的商品或国家专控商品,发票却开成其他能报销的商品,这种手段和“大头小尾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某化工厂在一蔬菜店购买了10100元的鸡蛋发给职工,发票上出现的却是电线;另一公司在饭店吃饭花费65405元,发票上出现的却是钢材。此类“蔬菜商店卖电线”,“饭店里面售钢材”的事,并非笑话,在我们身边,每时每刻几乎都发生着。

偷税术之三:暗渡陈仓。此法具体地说,便是只办工商营业执照,不办税务登记。这种现象在个体户中比较普遍,在集体、联营单位中也有发生。今年上半年,某市在税收大检查中,查出此类个体户就达889户。某旅行社,开业数月,不办理税务登记,也不申报纳税,漏缴各种税款和基金达13.8万元。

偷税术之四:偷天换日。税法规定,各种购销合同需贴花缴纳印花税,有的单位,便在“合同”上煞费苦心。几乎一夜工夫,在上下级之间,市内外之间,“调拨单”、“协议书”来来往往,煞是热闹。某市在1992年税收大检查中,查出省烟草公司以此手段漏缴印花

税达10万余元。

偷税术之五:移花接木。此法为已申报停业,但继续经营,使用别人或其他单位的发票。这种现象,多发生在个体户身上。一些企业,也大钻这个空子。西安某棉浆板厂申请停业后,借一回收公司的发票继续营业,销售收入达263万元,偷逃税达22万余元。

偷税术之六:瞒天过海。将销售收入不入帐或挂往来帐。采用这种办法的主要是一些承包企业和私营企业。某市一家家具厂,从1991年月至1992年6月,营业额为17万余元,采取现金不入帐等手段,仅申报收入2.5万余元,偷逃各种税款和基金2.3万元。

偷税术之七:鱼目混珠。这个手法,一般是钻国家减免税的空



子,没有褒贬之用意。“商”“儒”彼此没有高低贵贱之分。它们作为社会分工的组成部分都是必要和合理的,目的仅仅想说明,儒和商走的是两股道。二者难以粘连起来构成所谓“儒商”的概念。“儒”与“商”不可能同时体现在同一个人身上。既学富百斗,又腰缠万贯,这是做不到的。“官商”这个提法已僵旗息鼓,见不得人。“儒商”之说却振振有词,殊不知儒商这个说法违背客观事物之发展规律,在实践中也是对已过热的“下海”潮推波助澜,带来消极后果。

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适合经商者,继续下海一显身手,还会继续下去,实际上“儒”之下海,古已有之。然而这类下海经商者终究还是极少数。孔子的70多位贤弟之中,下海者不过子贡一人而已。今天对广大教师、科技人员、医生等知识分子来讲,仍要发挥自己的优势,坚持各自的专业岗位,而不要拿自己的劣势到商海中去和人竞争。社会分工是社会进步的表现,为何偏要违背社会进步的规律,非让两个不能相混的社会分工部门粘连起来,倡导所谓的儒商呢?

令人耽心的是,当前一小部分在校的研究生、大学生也以各种形式下海。对待大学生经商,重庆的一位知名企业家牟其中就明确反对,他在上海财大说“你天天脑子里想看做生意,怎么念书?”道理浅显但很中肯,其实,这话包含的原则不仅适用于大学生,也适用于所有知识分子,可以问“如果你们教师、医生、研究人员天天脑子里想着做生意,当儒商,怎么搞自己的专业?”只有各行各业的人都抱着敬业乐业的精神,业务上精益求精,才会百业俱兴,如果还是直接、间接引导、鼓励下海,倡导所谓“儒商”,甚至说什么“造就一代儒商是振兴中华的当务之急”,则势必对教育、科技、文化艺术事业等带来更大的冲击,引起更大的混乱,那将是不幸。

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适合经商者,继续下海一显身手,还会继续下去,实际上“儒”之下海,古已有之。然而这类下海经商者终究还是极少数。孔子的70多位贤弟之中,下海者不过子贡一人而已。今天对广大教师、科技人员、医生等知识分子来讲,仍要发挥自己的优势,坚持各自的专业岗位,而不要拿自己的劣势到商海中去和人竞争。社会分工是社会进步的表现,为何偏要违背社会进步的规律,非让两个不能相混的社会分工部门粘连起来,倡导所谓的儒商呢?

令人耽心的是,当前一小部分在校的研究生、大学生也以各种形式下海。对待大学生经商,重庆的一位知名企业家牟其中就明确反对,他在上海财大说“你天天脑子里想看做生意,怎么念书?”道理浅显但很中肯,其实,这话包含的原则不仅适用于大学生,也适用于所有知识分子,可以问“如果你们教师、医生、研究人员天天脑子里想着做生意,当儒商,怎么搞自己的专业?”只有各行各业的人都抱着敬业乐业的精神,业务上精益求精,才会百业俱兴,如果还是直接、间接引导、鼓励下海,倡导所谓“儒商”,甚至说什么“造就一代儒商是振兴中华的当务之急”,则势必对教育、科技、文化艺术事业等带来更大的冲击,引起更大的混乱,那将是不幸。

以上不同特点的分析,只是就事论事,没有褒贬之用意。“商”“儒”彼此没有高低贵贱之分。它们作为社会分工的组成部分都是必要和合理的,目的仅仅想说明,儒和商走的是两股道。二者难以粘连起来构成所谓“儒商”的概念。“儒”与“商”不可能同时体现在同一个人身上。既学富百斗,又腰缠万贯,这是做不到的。“官商”这个提法已僵旗息鼓,见不得人。“儒商”之说却振振有词,殊不知儒商这个说法违背客观事物之发展规律,在实践中也是对已过热的“下海”潮推波助澜,带来消极后果。

子。国家规定,工会办的实体可免税,于是,打着工会招牌的各种实体犹如雨后春笋,比比皆是;国家规定,安置残疾人的企业可免税,残疾人身价立即看涨,你要我要他也要,以骗取免税的优惠。苏州市对2000家实行减免优惠政策的企业进行了调查,发现一半竟是冒牌货。就这些冒牌企业,每年侵占国家税金达1000万元之巨。

偷税术之八:天女散花。将产品分批直接销售给产地收购的社会采购员,不开票,自然也不申报纳税。个体户这样干,一些集体和私营企业也纷纷效仿。某县税务机关对一批包专业村做了调查,仅1992年,这个村做皮包的42户大小企业,用这种办法偷漏税租也达15万元。

偷税术之九:羊头狗肉。明一套,暗一套,表面上开着一个不起眼的小商店,或卖副食,或销百货,暗里什么生意都做,什么钱都敢赚。这表面的“羊头”,仅骨头而已,暗里的“狗肉”呢,却肥得流油。明处少挣钱甚或亏损,暗里的生意大笔大笔赚,人不知,鬼不觉,钱没少挣,税一个子不缴。某市一个个体鞋店黄姓老板,鞋店年年亏,黄某在暗里又是倒铝锭,又是贩钢材,甚至还倒过小轿车。这暗处的生意,黄某究竟赚了多少钱,唯有天知地知,税呢,当然一分钱没缴过。

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,商品经济的不断繁荣和发展,偷漏税的手段也更巧妙,更复杂。上面9种,仅是常见的也是较典型的几种,具有一定的代表性。要确保共和国这棵大树的茂盛,必须发动全社会和方方面面各层次的人向这些偷漏税者进行斗争,打一场围剿“蛀虫”的人民战争,唯有此,才能有力地打击偷漏税行为,建立税收新秩序,以确保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。

俄罗斯小姐瓦利耶列夫(16岁)、亚历山大罗夫娜(15岁)等一行7人,未经中国政府主管部门批准,于5月23日从阿拉山口入境,擅自左海口、西安非法谋职,进行时装表演,违反了《外国人入境管理法》。9月14日,西安市公安局外国人入境管理处决定对其每人罚款200元,并遣送出境。对于海口市、西安有关单位违反公安部“任何单位不得以任何名义邀请俄罗斯妇女来华从事服务性工作”的通知精神,另行严肃处理。(刘宁亚)

文人下海 de 旁门左道

如今,文化人经商、办企业,以自己的智慧为社会创造财富,个人获得收益已成为市场经济环境下天经地义的事。本文列举的几件事例,主要侧重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旋律下,文化人“下海”的几缕走跑跳的杂音,我将其视为令人不无担忧的“旁门左道”。

搞腾出书——比例变黄金还赚
L君,青年作家,某地区行署工作。某年他考上一名牌大学中文系作家班。由于行署财力有限,加上他上作家班也并非工作需要,行署拒绝负担学费。眼看着报到日期临近,可3600元学费还没个影儿,这可难坏了工资收入很低的L君,他四处告贷,好不容易圆了上作家班的梦。

当L君坐在明亮的大学课堂,聆听教授讲课的时候,因债台高筑,已着实难以让他露出惬意的一笑。借别人钱总是要还的,于是他玩命写作品,起初还讲点艺术追求,到后来只要是能赚稿费的,逮住什么就写什么。

这一年的暑假,一个偶然的时机,他结识了地区主管乡镇企业的一位领导。交谈中,他的头豁然一亮。如今,一些乡镇企业受政策恩泽,效益极好,小汽车买了,高楼洋房盖了,就差有人为乡镇企业的领导树碑立传了!一段时间,他马不停蹄一口气跑了三县几十家乡镇企业,一多半的乡镇企业领导对他声称即将编写的《乡镇企业明星录》表示出极大的兴趣。

回到作家班,他相约了八位好友,个个都是好马快刀,开始了他们的“淘金”生活。

所谓“淘金”,就是拉班子采写报告文学,然后结集出版,获得高额赞助费用。

农民毕竟是农民,天地鬼神皆不怕,却极其崇尚作家、记者。当那些名闻遐迩,威震八方的乡镇企业家们坐在这支“报告文学”采访队伍面前时,一个个谦逊羞涩得竟像个十七、八岁的姑娘。

下面是L君对我的讲述。我们一行8人,都是快枪手。时间很紧,上午采访,下午动笔,一个晚上下来,一篇定音。一篇小报告文学,千儿八百字,稿酬八百元。而且只许成功,不许失败,否则把一连串生意都砸啦。做这类生意有个诀窍,首先见一下被采访者,如果再见一下他爱人,就更容易做文章了。高个子,写他高大伟岸,飘逸潇洒;矮子,就写他结实魁梧。胖子写他慈祥温和,柔中有刚;瘦子则写他精干利落,足智过人。然后罗列他的成绩,茄子豇豆一起上,凑够字数。到了最后,一定记住再加上一笔,说他成功的背后有一位漂亮的贤内助。这一笔很关键,人都爱听好听的,咱就把他说成一朵花,准保他咋看咋高兴。下来就是花钱搞个书号,找个印刷厂把书印出来,再返销给他们,这样一倒腾,顷刻就实现致富。

当然,这招现在也不太灵光了。企业家们腰包几掏之后,

寄给奠基者

1979年中国第一位民主竞选车间主任的人

有点斜,消瘦的脸上有几道深刻的皱纹。把平整、光洁和鲜亮给予世界。假如历史上曾经活着的人都要求后人记住他们,那我们要上多少年识字班才学得完他们的名字?每走一步,脚下会涌现多少姓名?于是,要求后人记住自己成为一种近乎奢侈的愿望。然而今天的人又希望后人记住自己,尽管不知他们能不能够记住前人。

不过,我仍然在城市里追寻往昔。船板固然渺小,但它摇啊摇啊,播出今天长成伟大的梦想。流过的泪也许可以忽略,而流过的血,在今天的每一片叶脉中,都活着不容取缔的炙热。尽管不知道我的朋友如今在什么地方,也许可以断定人们不知道曾有过一个明星。不过,从人们享受阳光的怡然悠然姿态里,我相信他还活着;感受着高原城市不断崛起的震荡,我想,所有建筑的奠基仪式都已经举行,在十年前,在一个新世界刚刚觉醒的时候。朋友,是我的朋友,用他那被朋友钎得流血的手,扬起了第一块埋葬过去的黄土。

这个城市曾经升起过一颗明星。一别十年,按树长高了许多也又落去了多少风尘吧,云贵高原的太阳还是灿灿带着凛冽,鼓荡着高原风播撒雄浑与苍凉。旧城,许多印象被现代建筑的姿态与色彩所冲击,缤纷的广告不事喧闹,但却绝不退缩地推销着自己的意志。新鲜淹没着新鲜,而在它们后面,似乎还有什么,还有旧时的木楼、马铃和那个时代的汗渍,似乎每一时刻,从每一个街口和每一道门里,都会走出旧时的朋友,穿一套工装,目光

有点斜,消瘦的脸上有几道深刻的皱纹。把平整、光洁和鲜亮给予世界。假如历史上曾经活着的人都要求后人记住他们,那我们要上多少年识字班才学得完他们的名字?每走一步,脚下会涌现多少姓名?于是,要求后人记住自己成为一种近乎奢侈的愿望。然而今天的人又希望后人记住自己,尽管不知他们能不能够记住前人。

这个城市曾经升起过一颗明星。一别十年,按树长高了许多也又落去了多少风尘吧,云贵高原的太阳还是灿灿带着凛冽,鼓荡着高原风播撒雄浑与苍凉。旧城,许多印象被现代建筑的姿态与色彩所冲击,缤纷的广告不事喧闹,但却绝不退缩地推销着自己的意志。新鲜淹没着新鲜,而在它们后面,似乎还有什么,还有旧时的木楼、马铃和那个时代的汗渍,似乎每一时刻,从每一个街口和每一道门里,都会走出旧时的朋友,穿一套工装,目光

有点斜,消瘦的脸上有几道深刻的皱纹。把平整、光洁和鲜亮给予世界。假如历史上曾经活着的人都要求后人记住他们,那我们要上多少年识字班才学得完他们的名字?每走一步,脚下会涌现多少姓名?于是,要求后人记住自己成为一种近乎奢侈的愿望。然而今天的人又希望后人记住自己,尽管不知他们能不能够记住前人。

这个城市曾经升起过一颗明星。一别十年,按树长高了许多也又落去了多少风尘吧,云贵高原的太阳还是灿灿带着凛冽,鼓荡着高原风播撒雄浑与苍凉。旧城,许多印象被现代建筑的姿态与色彩所冲击,缤纷的广告不事喧闹,但却绝不退缩地推销着自己的意志。新鲜淹没着新鲜,而在它们后面,似乎还有什么,还有旧时的木楼、马铃和那个时代的汗渍,似乎每一时刻,从每一个街口和每一道门里,都会走出旧时的朋友,穿一套工装,目光

有点斜,消瘦的脸上有几道深刻的皱纹。把平整、光洁和鲜亮给予世界。假如历史上曾经活着的人都要求后人记住他们,那我们要上多少年识字班才学得完他们的名字?每走一步,脚下会涌现多少姓名?于是,要求后人记住自己成为一种近乎奢侈的愿望。然而今天的人又希望后人记住自己,尽管不知他们能不能够记住前人。

这个城市曾经升起过一颗明星。一别十年,按树长高了许多也又落去了多少风尘吧,云贵高原的太阳还是灿灿带着凛冽,鼓荡着高原风播撒雄浑与苍凉。旧城,许多印象被现代建筑的姿态与色彩所冲击,缤纷的广告不事喧闹,但却绝不退缩地推销着自己的意志。新鲜淹没着新鲜,而在它们后面,似乎还有什么,还有旧时的木楼、马铃和那个时代的汗渍,似乎每一时刻,从每一个街口和每一道门里,都会走出旧时的朋友,穿一套工装,目光

有点斜,消瘦的脸上有几道深刻的皱纹。把平整、光洁和鲜亮给予世界。假如历史上曾经活着的人都要求后人记住他们,那我们要上多少年识字班才学得完他们的名字?每走一步,脚下会涌现多少姓名?于是,要求后人记住自己成为一种近乎奢侈的愿望。然而今天的人又希望后人记住自己,尽管不知他们能不能够记住前人。

这个城市曾经升起过一颗明星。一别十年,按树长高了许多也又落去了多少风尘吧,云贵高原的太阳还是灿灿带着凛冽,鼓荡着高原风播撒雄浑与苍凉。旧城,许多印象被现代建筑的姿态与色彩所冲击,缤纷的广告不事喧闹,但却绝不退缩地推销着自己的意志。新鲜淹没着新鲜,而在它们后面,似乎还有什么,还有旧时的木楼、马铃和那个时代的汗渍,似乎每一时刻,从每一个街口和每一道门里,都会走出旧时的朋友,穿一套工装,目光

有点斜,消瘦的脸上有几道深刻的皱纹。把平整、光洁和鲜亮给予世界。假如历史上曾经活着的人都要求后人记住他们,那我们要上多少年识字班才学得完他们的名字?每走一步,脚下会涌现多少姓名?于是,要求后人记住自己成为一种近乎奢侈的愿望。然而今天的人又希望后人记住自己,尽管不知他们能不能够记住前人。

这个城市曾经升起过一颗明星。一别十年,按树长高了许多也又落去了多少风尘吧,云贵高原的太阳还是灿灿带着凛冽,鼓荡着高原风播撒雄浑与苍凉。旧城,许多印象被现代建筑的姿态与色彩所冲击,缤纷的广告不事喧闹,但却绝不退缩地推销着自己的意志。新鲜淹没着新鲜,而在它们后面,似乎还有什么,还有旧时的木楼、马铃和那个时代的汗渍,似乎每一时刻,从每一个街口和每一道门里,都会走出旧时的朋友,穿一套工装,目光

有点斜,消瘦的脸上有几道深刻的皱纹。把平整、光洁和鲜亮给予世界。假如历史上曾经活着的人都要求后人记住他们,那我们要上多少年识字班才学得完他们的名字?每走一步,脚下会涌现多少姓名?于是,要求后人记住自己成为一种近乎奢侈的愿望。然而今天的人又希望后人记住自己,尽管不知他们能不能够记住前人。

这个城市曾经升起过一颗明星。一别十年,按树长高了许多也又落去了多少风尘吧,云贵高原的太阳还是灿灿带着凛冽,鼓荡着高原风播撒雄浑与苍凉。旧城,许多印象被现代建筑的姿态与色彩所冲击,缤纷的广告不事喧闹,但却绝不退缩地推销着自己的意志。新鲜淹没着新鲜,而在它们后面,似乎还有什么,还有旧时的木楼、马铃和那个时代的汗渍,似乎每一时刻,从每一个街口和每一道门里,都会走出旧时的朋友,穿一套工装,目光

有点斜,消瘦的脸上有几道深刻的皱纹。把平整、光洁和鲜亮给予世界。假如历史上曾经活着的人都要求后人记住他们,那我们要上多少年识字班才学得完他们的名字?每走一步,脚下会涌现多少姓名?于是,要求后人记住自己成为一种近乎奢侈的愿望。然而今天的人又希望后人记住自己,尽管不知他们能不能够记住前人。

这个城市曾经升起过一颗明星。一别十年,按树长高了许多也又落去了多少风尘吧,云贵高原的太阳还是灿灿带着凛冽,鼓荡着高原风播撒雄浑与苍凉。旧城,许多印象被现代建筑的姿态与色彩所冲击,缤纷的广告不事喧闹,但却绝不退缩地推销着自己的意志。新鲜淹没着新鲜,而在它们后面,似乎还有什么,还有旧时的木楼、马铃和那个时代的汗渍,似乎每一时刻,从每一个街口和每一道门里,都会走出旧时的朋友,穿一套工装,目光

有点斜,消瘦的脸上有几道深刻的皱纹。把平整、光洁和鲜亮给予世界。假如历史上曾经活着的人都要求后人记住他们,那我们要上多少年识字班才学得完他们的名字?每走一步,脚下会涌现多少姓名?于是,要求后人记住自己成为一种近乎奢侈的愿望。然而今天的人又希望后人记住自己,尽管不知他们能不能够记住前人。

这个城市曾经升起过一颗明星。一别十年,按树长高了许多也又落去了多少风尘吧,云贵高原的太阳还是灿灿带着凛冽,鼓荡着高原风播撒雄浑与苍凉。旧城,许多印象被现代建筑的姿态与色彩所冲击,缤纷的广告不事喧闹,但却绝不退缩地推销着自己的意志。新鲜淹没着新鲜,而在它们后面,似乎还有什么,还有旧时的木楼、马铃和那个时代的汗渍,似乎每一时刻,从每一个街口和每一道门里,都会走出旧时的朋友,穿一套工装,目光



本版编辑 周夫 刊头设计 范红江

进了。突然,一阵一阵的,人们围观,原来有个家长领着孩子,“不象话,刚上中学就学会拿回扣!明明交了四十元学费,你怎说只交五十元?那十块钱干什么了?”一个女老师面露难色,孩子求救似地望着她。“老师,你告诉我,这是怎么回事?”老师点点头,家长不解:“那收据上怎么写着四十元?”老师低头看了看,避而不答,家长突然明白了什么,尴尬地低下头,似乎自己对不起老教师……

不少家长反映,这个学校不仅多收钱少开票,还征收名目繁多的费用,不办实事,以致学生们私下议论:“骗子的学校!”

某县中学。学生,老师,家长。开学了。在“收费处”窗口,一双双小手把钞票递进去。突然,一阵一阵的,人们围观,原来有个家长领着孩子,“不象话,刚上中学就学会拿回扣!明明交了四十元学费,你怎说只交五十元?那十块钱干什么了?”一个女老师面露难色,孩子求救似地望着她。“老师,你告诉我,这是怎么回事?”老师点点头,家长不解:“那收据上怎么写着四十元?”老师低头看了看,避而不答,家长突然明白了什么,尴尬地低下头,似乎自己对不起老教师……

不少家长反映,这个学校不仅多收钱少开票,还征收名目繁多的费用,不办实事,以致学生们私下议论:“骗子的学校!”

千刀都刮唐僧肉

“花钱挨宰”长镜头 □文/刘旭



无题 摄影/姚怡川